

【发郊】枕上走马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0148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01483>.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2 Updated: 2023-10-17 Words: 14,637 Chapters: 8/?

【发郊】枕上走马

by [Propranolol_516](#)

Summary

殷郊等了一个人三千年。

Notes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Chapter 1

「我叫殷郊。」

「是你最好的……朋友。」

审讯室的顶光炽烈、发黄，从那个人的眉骨往下折出一道深陷的阴影，黑白分明的眼睛却直直盯着他，就好像从没说过谎那样。

姬发叫这道目光看得心生烦躁，要不是案发现场只剩下一个目击证人，队里也不会把这个大半夜还兴致勃勃在酒吧街大搞cosplay的男的装车带回来。

他骗人！

姬发心里翻滚着这句话，说出口却变成了温和有礼力争局里年度和谐标兵的：「殷先生，这只是协助调查，您不必太紧张。现在麻烦告诉我，昨晚凌晨三点十二分，您一个人在后街干什么？」

对方听了这话，脸上竟闪过一瞬间的迷茫，嘴唇抿起的弧度更深了：「我只是、只是想去找你啊。」

坐在审讯桌另一边、半夜被拉来加班的姜文焕闻言闭了闭眼，心里咯噔一声暗道完了，警队知名铁头碰上一演琼瑶的，今天这活是干不完了。

果然姬发气得直撇嘴，到底没能维护住警局门面的良好形象，声调节节攀升：「不要转移话题！你是酒没醒还是觉没醒？再说胡话我抓你去验尿！」

而殷郊——那个在夏天夜里穿着金丝兽面长衫出现在酒吧街的长发青年，居然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没有喝酒，只是对这地方不熟悉。你不要生气。」

殷郊看了一会儿姬发做笔录，兴致勃勃地发问：「你们这里的好多东西我都不认得。姬发，你在用什么写字？」

姬发双腿一蹬，沉重的金属椅子在地上拖出长长的绝望尾音，姜文焕转头去看姬发，对方已经手撑额头只剩一口仙气，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姜文焕凭借多年的队友情谊读懂了姬发的意思，非常肯定：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姜文焕用力眨眼轻微点头表示同意：送去做个精神鉴定吧。

两人正一筹莫展时，鄂顺推门进来，满脸惊讶地看着这团凝固的空气，四个人一起大眼瞪小眼。

「姜万，姬发，你们怎么还在审？犯人一个小时前就投案自首了！」鄂顺迅速切换嫌弃和抱歉两种表情，一时之间五官运动幅度过大显得有些不太聪明：「殷先生，哎呀殷先生，耽误一早上辛苦您了，您真是古道热肠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心地善良民风淳朴既往不咎啊。」

「嗯，嗯？」姬发看完鄂顺又转头回来看殷郊，尴尬一闪而过，考虑到自己的季度投诉，他也很快抛开所有精神鉴定等不良想法坚定地站起身来强行与对方握手：「殷先生，哎呀殷先生，社会正缺乏您这种积极配合警方的好市民。」

姜文焕最后一个接话，有一些话无可话，只好没话找话：「殷先生，哎呀殷先生，不嫌弃的话中午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最后一个语气助词由于被姬发踢了一脚而走调到天马座，但真诚的眼神似乎并没有干扰殷郊的兴致，这个和警察局格格不入的男青年很快在午饭时披头散发奇装异服地出现在东食堂一楼。

督察大队几个人多日未曾开张，此刻端着饭盆摩拳擦掌，双眼放光；姬发捧着殷郊的三菜一汤艰难的向四面八方拱手求饶。

殷郊的心情显然很好，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怨气，一门心思对着窗口指指点点：「姬发，我要吃这个。」

姬发心道小饭卡不忍则乱大年终奖，于是满口答应：「好好好，阿姨来个狮子头。」

殷郊又问：「这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姬发刷卡道：「好好好，阿姨来份炸鸡块。」

殷郊又在菜前走了两步，皱眉，停留在装修得金碧辉煌的高价改善区，思索，随后发出肯定的声音：「这是蚌。」

姬发忍无可忍：「阿姨给他打两只鲍鱼！！！」

一顿饭吃得……气势磅礴。

他们刑侦个个都是百公里消耗一吨大米饭的配置，殷郊有过之而无不及。姬发习惯了和饿死鬼抢食，护着碗沿埋头苦吃，没想到半路伸进一双筷子，往他碗里放下一块肥瘦均匀的红烧肉。

姬发愣神，他觉得这个场景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个五二三来，于是随口说了句谢谢，打岔道：「兄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殷郊看起来组织了几秒语言：「我主要管——运气什么的。」

「开彩票站的呗？」

姬发点头表示理解，他扒干净最后几口饭，准备与这个莫名其妙的插曲告别：「得了，下午我还有事，那什么，耽误你一上午不好意思啊。回头一定去你店里给你做生意。」

殷郊嘴里还咬着半个狮子头，闻言从饭盆里抬起头，迟疑地看了他一眼。

说来奇怪，姬发对这个黑白界线过于分明的眼神总觉得十分熟悉，那个瞬间总令他想起一些古旧的、早已遗失在生命中的碎片，像是擦肩三百次的路人，像是推开家门那一瞬间扑面而来的新风，又像是某年某日共同躲过雨的一只小狗。

海马效应。

姬发端着餐盘摇摇头走了，他没有敷衍殷郊，下午确实有个要命的动员会要开，最近省里搞扫黑，上头一周两次往他们这儿跑，几个重案组被抓得团团转。

听了几个小时的车轱辘话，姬发头昏脑涨，基本丧失思考能力，昨晚他熬了个大夜，高强度转了四十八个小时，二十六七岁的人已经不比上学的时候，铁打的身体也遭不住魔法攻击。

姬发表面精神奕奕地活着，实际上也就只剩个活着，姜文焕看他双眼发亮，颇为担忧地摸了摸他的甲状腺，问鄂顺：「你看姬发这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凸了？」

三个人一遍往外走一边推推搡搡，迎面而来的督查同志咳嗽一声，姬发立刻捋了捋头发，

向左一步走，与退步同学划清界限。

督查队的吕公望嗓子不好，又在原地奋力咳嗽好几声，才开口道：「那什么，姬发，好像有人在等你。」

「啊……啊？」

不知为何，姬发心里下意识涌上一个今天之前仍属陌生人的名字，而后他飞快地穿过门廊，穿过花园，跑出大门去。

殷郊好像等了很久，等得时间都凝固，他也凝固在最后一缕阳光下，直到姬发的脚步声来到他身边，他的眼睛才重新对上焦。

「哦，姬发，你来了。」

他说。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姬发深深地感觉自己可能被诈骗了。

意识到此事的他已经端坐在家中，锅上吐噜噜煮着两包水饺，浴室里哗啦啦洗着一个殷郊。他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把这个陌生的怪异的长头发的黑眼睛的——男的——带回家来。

姬发给自己做行动复盘：

殷郊说你来啦，自己沉着冷静地回了一个嗯字。很不错。殷郊说我没地方可去，自己说了什么来着？姬发感觉自己好像被乌溜溜的头发蒙蔽了，下意识卸掉防备而换上了少年人才配有的天真心软，双眼一眨便道那你来我家吧。

我以后一定会被保健品骗光退休金。

刑侦一队大队长痛苦地抱住脑袋。

殷郊其人实在是浑身上下都透露出古怪。从一见面就喊出自己的名字开始，到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穿着举止，以及游魂一般的神态，倘若姬发不是一个经受过钢铁锤炼的唯物主义者，恐怕早已经把人五花大绑拉去道观寺庙城隍教堂轮流蘸一遍香火了。

户籍科的同事刚刚回了消息，无论是名字指纹还是面容，系统里都没有能比对上号的，除非殷郊在山里做了二十几年野人，不然这简直——这简直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浴室门从内打开，一个身高直逼一米九的殷郊热气腾腾地走出来，随后非常自然地贴着姬发坐下。姬发只觉得两人座的皮沙发骤然陷下去一块，重力让他不受控地往那边滑了滑。

殷郊拎着块毛巾在头上乱擦，脑袋却东转转西转转，向四周不住地打量，长发上挂着的水珠也被甩得滚落在地，洇在地毯上透成一滴又一滴深深的咖啡色。

「头发擦干。」姬发看着水渍皱眉，他不喜欢有人打乱自己生活的秩序。无论这个凭空出现的陌生人是装傻还是真傻，自己已经好人做到底了。

「知道了知道了。」殷郊满口答应，但从动作上看不出多走心，反倒是紧盯着厨房冒热气的锅子：「锅里煮的是什么？你做的吗？」

「速冻水饺。」姬发随口答道，见殷郊满脸疑惑，只好换了一种上能沟通婴幼儿下能催眠猫兔狗的交流方式，七手八脚地比划道：「面饼包肉馅捏吧捏吧，用冰冻了拿出来卖。咯噔，下水里煮了。你的明白？」

殷郊庄重点头，矜持道：「嗯，那来点『咯噔』吧。」

姬发花了三秒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指代关系，想明白之后差点冲上去揪殷郊的领子警告他不准在家里随地乱讲冷笑话。

但鉴于目前对方的身份成谜——也就是说，种种莫名其妙的举动下可能真的是某个社会漏洞的受害者——姬发决定对此暂且忍耐，如果下周户籍科那边还没有消息，再把这小子送到收容所去从长计议。

而殷郊对自己的命运还一无所知。

他正处于看什么都新鲜的状态，连一双不锈钢筷子都拿着研究了半天：「这是什么材料？我们那时候……」

话说到一半他自己收了声，默默地夹了个咯瞪，猪肉韭菜馅的，两人相对沉默半晌。

殷郊突兀地问：「姬发，你现在过得好吗？」

「挺好的。」姬发被突如其来的关切搞得有点尴尬，这种老友之间的语气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殷郊口中，但他发誓记忆中自己绝没有对这么一个一米九的人类始乱终弃过。

「我们以前……认识吗？」姬发试探开口，他揣摩着殷郊的表情，尾调小小向上转弯，而脑子里快速从远方二姑的三表弟到去年火车站帮忙看行李的好大爷都过了一遍，确信自己没有见过这么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面孔。

对方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嘴角向下沉，眼神也向下沉，那张脸冷起来一下子就显出了距离感。声音像是被真空抽干了几秒，殷郊肯定道：「当然，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短短一天，姬发已经被迫收到了十几张好友卡，对这个没头没尾的答案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搁下筷子，问：「什么时候？」

「三千年前。」殷郊微笑，笑容的弧度让姬发手机里的反诈app疯狂报警：「当年你还没有马腿高。我问你，为什么要来做质子？」

「你说『西岐已有父兄，我来做朝歌的大英雄』。」

姬发好像被他讲话时的神态撞了一下心跳，即便内容连哪吒传奇都不敢这么写，他还是忍住了开口扫兴的欲望，提筷子给殷郊夹了个虾仁咯瞪，充满怜爱地看着他：「多吃点，吃好自己看电视去吧。」

「？」

很快姬发就发现殷郊对所有现代产物一无所知，的确像是被人从三千年前速冻后打包空投过来的人类样本，处处流露出旺盛但克制的好奇心。姬发家的八十寸彩电成日忙于装一幅黑色的壁画，直到此时才悠悠睁眼，殷郊头一回看见四方框里装活人，想一想封神榜又觉得是十分合理的版本更新，于是非常客气地问：「里面是活人还是死人？为何深夜仍在此演戏？咦，这是哪里的乐曲？」

「把活人抓进去放给你看的。」

姬发逐渐摸到一点门路，按着他的思路胡诌道。他刚刚听了殷郊说的话似乎想起一些什么，正忙着查资料，没注意到电视里正播到一部经典战争片，城门楼子上被五花大绑的女人大喊向我开炮。随后硝烟四起、炮弹横飞，轰鸣声配合慢镜头压塌了整个画面，唢呐声散去后只剩下一地无法拼凑的碎片。

耳朵后知后觉捕捉到背景音乐的时候姬发暗叫不好，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刚乱说了些什么，从书房三步并两步跑出来，然而电视里已经演到家破人亡，电视外殷郊坐在地上，听见响动便瞪大了红通通的双眼抬头看他。

「不是的，不是的。」姬发蹲到他面前去换台，手忙脚乱地调了个闹哄哄的小猪佩奇出来

活跃气氛，「我乱说的。」

「嗯。」殷郊看着两只在电视上跳泥巴地的猪，很冷静地点头。

「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姬发回想起自己打开的几个网页，觉得很荒唐，又很无奈：
「明天早点起床，跟我去一个地方。」

Chapter 3

Chapter Summary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这一觉姬发睡得并不好，倒是客厅里那个人半夜从沙发上滚下来一次，姬发轻手轻脚打开门，夜里家中只有空调与wifi发出的幽幽亮光，他借着这光看到对方半睁着眼睛迷迷瞪瞪与他对视，随后梦游一般自觉地爬回沙发上去。

这个人如此丝滑地侵入他的领地，没有作过多解释，姬发却能听见心底拉扯的声音，一个人大喊相信他，一个人冷冷地问凭什么？

凭什么？

姬发扯过被子把自己的脑袋蒙住，隔绝掉一切扰人的呼吸声。现在是21世纪，子不语怪力乱神，缅北业务普渡中外傻叉。姬发心想，开什么玩笑，这个世界和我只能疯一个。

第二天一大早殷郊已经把毯子叠得整整齐齐，和抱枕一起码放着，一大个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居然显得非常乖顺。姬发给他从衣柜里挖半天，殷郊的身量比他大一个号，姬发挑了半天也只有几件恤短裤，而殷郊看也没看，随手抓了一件在手上，然后大白天站在客厅里自然地脱衣服。

「哎！」

姬发伸手拉了一把窗帘，目光下意识地避了避，转而又觉得自己太过刻意，有些欲盖弥彰地夸奖对方：「兄弟，练得不错。」

殷郊其实没有太明白对方的意思，但还是很冷静地「嗯」了一声，把脑袋从衣服里伸出来，他昨晚头发没有吹干，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些打卷儿，殷郊不知用什么东西给自己扎了个丸子头，看起来就像个刚刚从美院的期末周里跑出来的大学生。

这么一身打扮走在路上是相当惹人注目的，殷郊多少能感受到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各色目光，但他太习惯这样的注视，因此显得气定神闲。大学城的商业街上看着平平无奇，关键时刻倒是卧虎藏龙，不出十分钟殷郊接到两张名片，一张mcn孵化机构，一张花里胡哨地印着「风景|人文|街拍|网红|模特|马格北摄影大师」，对方一手递名片一手递微信二维码，猛撮了一口颤颤巍巍的七星，挤出来的忧郁愁得眉头间的沟壑都快要存不住：「帅哥、帅哥？认识一下，我看你挺有潜力的，来给我做模特吧。」

殷郊很有礼貌地双手接过名片，正要问一问姬发什么是二维码，姬发就适时凑了上来，帮他把那块发光的小电视挡了下去：「谢了兄弟，他没这个想法。」

对方了然的上下打量了姬发一眼，兴奋地吐出一口烟：「你们是给子啊！」

姬发闻言大怒：「你才是给子！」

一大个殷郊好奇的在旁插入吵架：「给子？什么是给……」

「不要乱学我们说话！」姬发连忙把他拖离糟糕的语言污染现场，「一会儿看到别人记得不要随使用新词……老年人心灵比较脆弱，经不起给子打击。」

殷郊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穿过大片的草坪，姬发能感受到他身上气息从平和到戒备的暗暗变化，这是一个普通人所不可能具备的身体素质。

姬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别紧张，只是带你来见一个我认识的老师。」

这句话并没有糊弄殷郊，姬发首先无法回避的是自己的好奇。案山案海中磨炼出来的敏锐洞察早已经令他发觉到殷郊两天来奇异的缄默——这与他表现出来的亲密态度完全背离了。

「你并不完全信任我，我知道。」殷郊很认真地看着他，「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听。」

「解释给我听。」姬发重复。

闻教授是姬发父母的好同事好邻居兼著名国内历史学教授，在他字都还写不利索的时候就对他青眼有加，曾大力游说姬发报考本校本专业——以及未来本人的研究生。

姬发那个搞农学的爹对此曾有尖锐评价：「此乃学术童养儿行为，不可不可。」

时隔多年姬发又回到这栋楼底下，久违地感受到一些过量知识涌进脑子里完成的压迫。闻教授已经完成了早晨的体育锻炼和对学生的捶打，此刻神清气爽地端坐在书房之上，宽仁道：「小姬啊，碰到什么问题了？」

小鸡把小鹰一拉：「闻叔，这是我朋友殷郊。」

「小殷啊。」闻仲端详，点头，「蛮俊的小伙子。那么是你们俩有什么问题了？」

殷郊看起来很想说点什么，但姬发很怕在这个场合里再听见「给子」两个字。于是他力挽狂澜道：「闻叔，闻叔，我这次来真的有正事。」

闻仲抬手请他快快放屁。

姬发一把把殷郊按在学生交论文的长板凳上，态度非常诚恳：「闻叔，我有一个想法——」

「一个大胆的想法——颠覆学术界的想法——」闻仲点了点头：「对，就你们坐的那个位置，每天平均有三个人说这句话。」

「我带来一个商朝人。」姬发没有退让，「做个自我介绍吧殷郊。」

「闻老师——你好。」殷郊看了两天电视，对现代汉语学得非常迅速：「我是——成汤三十一代殷商太子值年岁君太岁之神殷郊。」

闻仲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得扭曲。

在现实生活中听人这么报出自己的官方和民间两个工作单位还是挺中二的。姬发在心里唬了一跳，但面上没有任何波澜。而殷郊做事显然很讲究效率，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块牌牌，摊平摆在手心里，姬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是一条嵌套的小鱼。

看到木牌的一瞬间，闻仲神色又为之一变，更像个青红的茄子。他伸手欲摸，殷郊很快合上手掌：「只能看。」

姬发也在旁边左看右看看不出个门道，而闻仲却在此时真正严肃了起来：「姬发，你出去。」

「得。」

教师宿舍楼下有一排高大的水杉，等待的时间里姬发在树下抽了一根烟，嘬烟尾巴的时候比今天遇到的那个摄影师还要狠。

「商朝人。」姬发轻轻笑了笑，最后一缕看得见摸不着的烟雾在他眼前缓缓消散。他透过这缕烟的遗影看向楼梯口，殷郊似乎心情不错，很快学会了拍声控灯，经过的地方亮起一路暖黄色。

「和闻教授说什么了？」

殷郊微微一笑，非常英俊。

「好吧。」姬发和他并排往回走，「那条小鱼是你带来的东西吗？」

「那是你的东西，姬发。」殷郊纠正，「等你……等你想要回去了，我会把他还给你的。」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

最近局里长出息了——此处指快速搞掂几桩大案，一边被狠狠整顿治安风气一边被派出去搞巡回经验分享。

姬发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忙碌，开始还能在后半夜轻手轻脚摸回家门，后来就只能在局里连轴熬鹰，偶尔在清晨拎着一袋换洗衣物出现在玄关。

殷郊即便在睡眠中也保持着极高的警觉，往往姬发才搁下手里的钥匙，他就已经闭着眼睛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要吃点东西吗？」

殷郊最近初步掌握了电磁炉的使用方法，热衷于蒸煮煎各种口味的速冻水饺。姬发闻言连连摇头，从身后又拎出一袋老兵铁拳大的包子，相比外边的早餐，这简直算得上是警队食堂的慷慨馈赠。

姬发一小袋一小袋地往外掏东西，压在最底下的是猪肉馅，往上的是香菇，最上头的是两个甜豆沙花卷。殷郊对这种老派甜点有一种狂热的喜爱，姬发不理解，但表示尊重，他坦然接受了今年中秋节自己家将成为全局最大的五仁月饼回收中心这件事。

等到殷郊一阵风似地刮进浴室洗漱完，又带着一阵薄荷味的风刮回餐厅，姬发已经坐在餐桌前玩手机了。殷郊虽然还没能完全理解这块小电视的运作原理，但对基本功能已经很熟悉——更何况他长了一双很大、很善于观察的眼睛。

于是他一边往嘴里塞花卷，一边含糊不清而敏锐地指出：「这不是你的手机？」

姬发点了点头，一翻手腕把屏幕转了过来，殷郊就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闪光的圆圈里。

「3...2...1，人脸识别已完成。」

殷郊咀嚼的动作停顿了一秒，盯着屏幕上大得吓人的字一字一顿、饱含疑惑地读：

「请.....输.....入.....密码？」

「最近我经常不在家，怕你有事找不到我。」姬发解释道：「现在来设置一个六位数的密码——数字通行口令吧，我给你装了微——一些可以聊天和付钱的东西。」

「二二零七.....」

姬发打断他：「密码不要告诉别人。」

「二零。」殷郊吃完了最后一个包子，款款道：「你不是别人。」

「你说得对。」

姬发认真地盯着他：「这就是你把所有肉包子都吃完的理由吗？」

不知道应该感谢王族非义务教育还是苹果老年机对商朝人的适古化帮助，殷郊对此居然上手得很快。姬发刚回到局里，就已经收到了七八条新鲜的绿色泡泡。

他上滑，点开那个空白的默认头像，殷郊才学会发语音，说第一句话之前清了半天嗓子，姬发把手机听筒举到耳边，听见那边摸薯片袋的声音，窸窸窣窣的，让他耳朵微妙地痒了痒。

「嗨，姬发，你好。」

姬发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他最近看了些乱七八糟的古早偶像剧，内心非常崩溃，暗自决定回家要把所有视频app全都调成青少年模式。

殷郊还没能完全掌握现代人发微信的基本法律法规，一段六十秒的语音里三十秒都是薯片声，剩下三十秒在抒发对首次使用小电视的澎湃感受。

七八段长长的语音连播完毕，姬发细致地总结回复道：「1晚上不回家吃饭；2不准开会员看偶像剧；3楼下有超——商店可以买到家里喝的矿泉水，多拎几桶，明天停水；4手机下面的红点是有人想和你成为好友——不是我们这——好的，是熟人——嗯，是闻教授还有事想和你聊聊，快给他放进去吧，不然这叔要把我电话打爆了。」

姬发一口气处理完多项复杂政务，一抬头就看见姜文焕和鄂顺勾肩搭背站在他的办公桌跟前，形容十分猥琐。

「嗨~姬发~」

两人双双挥手，笑得四只眼睛找不到一条缝，小白牙一毗齐齐做作道：

「你~好~呀~」

姬发不动声色地抄了本最厚的会议纪要在手里，面带微笑地站了起来，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姜文焕，力大无穷地拖住两个垂死挣扎的队友，残暴不仁地把手里的资料丢给对方，幸灾乐祸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尹哥下午就要，你俩分着抄了吧。」

鄂顺原地起跳，从姬发堆满卷宗的办公桌上一跃而过，看得路人目瞪口呆。然而当事人已经完全沉浸在清纯小白花的角色中，一米八几的大个在原地摇晃，险些把天花板上的灰给蹭下来：「姬发！发哥！姬哥！放兄弟一马，我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姜文焕的眼神从迷茫变得犀利，猜测道：「哎你刚刚是在模仿王祖贤吗？」

鄂顺抽空否定他的猜测：「你没看过古惑仔吗？这明明就是那个那个……邱淑贞。」

姜文焕恍然大悟。

鄂顺又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姬发的手，动情道：「臣妾要告发殷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姬发：「？」

姜文焕：「？？？」

姜文焕：「哦！！！」

他急急忙忙从身后掏出一份报告单：「户籍科小刘刚刚让我们拿过来的，说是你之前查了殷郊的DNA信息。说是结果有点奇怪——是这样，如果当时采的DNA没有问题，库里好像有一个人和殷郊能高度匹配。」

姬发没想到殷郊居然还结过婚生过孩子，听到这个消息还震惊了几秒，趁此机会，鄂顺把报告和会议纪要一起塞回给他，两人又勾肩搭背，快乐地研究着甄嬛传走了，留他一人在原地翻纸页。

薄薄几页纸，射击赛场上能盲装枪械的姬发此刻翻了几次都没有翻开，他的眼皮忽然跳得看不清上头的小字。出于隐私保护，对方的身份信息被抹去了，下一秒加粗的黑字就蹿入他毫无设防的眼中：

性别：男

卒年：2022年7月

Chapter 5

Chapter Summary

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

不太对。

手机在口袋里轻轻一震，殷郊放下吊环，再放下手中好似灌满水泥的文件箱，转而将那块薄薄的玻璃板摸了出来。他站在低低的车厢里简直称得上一声顶天立地，每个人经过都要装作不经意地回头再参观一眼。

姬发来的消息很短，五个字，今晚不回家。

他先回了一个「好」字，手写的。随后又觉得太敷衍，一笔一划用手指尖在屏幕上点点划划，问他需不需要送套换洗衣服。

直到公交车到站，对话框里也没有新的泡泡冒出来。

殷郊单手挎着那个巨大的纸箱等换乘，晚高峰主干道上堵得一塌糊涂，他站在原地看各式各样的红色车尾灯，一时有些发愣。

车如流水。

没有什么比商朝人吃尾气更世殊时异的了。一个星期前他想象不到手机可以外卖泰国菜墨西哥菜俄罗斯菜；七年前他想象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三千年前……若真推算到三千年前，他似乎还想不到会有与姬发不复相见的一天。

姬发没看到殷郊发来的那个问句，他干脆将屏幕反扣，塞进了文件堆里。

户籍科给的资料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生卒月份，但姬发敏锐的神经已经疯狂报警。他打开系统去调那份档案，第一次碰翻了桌面上的水杯。所幸那不锈钢的保温杯早就干涸，丁零当啷地转了几个圈，又滚回姬发的脚下，他伸手拾起——那页面就正好加载出来，于是他从下往上看。

白底、蓝衬衫，微笑的弧度，垂在额角的短发。

姜邑吗？即使用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他也敢确认，这就是殷郊。

姬发头痛欲裂。

他怎么也想不通其中的关窍，答案也许就在眼前，但解题的步骤被殷郊人为地抽走了——他怎么猜得中一个商朝人——如果他真的是——鬼知道他们商朝人打什么鬼算盘？

姬发面无表情的往下拉着页面，姜邑的死因或许是一个切入点。但很遗憾，资料上只留下了一大片空白。

于情于理，姬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没有理由、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翻姜邑的旧事。这是一个横跨在公与私之间的疑点，他可以存在心里，却不能再用警局的资源追查下去。

姬发也想过直接问殷郊，但唯物主义与荒诞现实之间的对冲太过强烈。难不成要他披红挂

绿腰悬九九八十一头腊八蒜，再拎一把盘到包浆的桃木剑架在对方脖子上大喝：

「你他妈到底死了没？」

这无处发泄的愤怒使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脱轨感，姬发斜靠在办公椅上，将圆珠笔按得噼啪作响。

他不允许有什么东西脱离自己的掌控——从未有什么东西能脱离他的掌控。

刑侦一队的人抱着一叠命案积案攻坚计划从他的办公桌旁边蹑手蹑脚地路过，这个眼神他们一看就腰酸、背痛、条件反射地起鸡皮疙瘩，于是试图加速化作一个噪点悄悄滑过姬发的视网膜。

「干什么去？」

轻飘飘的一个问句像炸雷一样劈在无辜队员的脑壳上，姬发停下手里无意识的重复动作，拿圆珠笔尖指指他怀里的计划书：「这么快就整理完了？」

「报告队长。」对方自觉地弯腰卸货：「十年内的全在这儿了。」

最近一段时间省里市里大搞扫黑，牵连出不少未结的旧案来，其中有一桩七年前的两村械斗被定位为示范案件报送上去，姬发对此印象深刻。

出事那天从特警队到派出所几乎都全副武装出了现场，没人想得到血能流成那样——把平坦的沙地和成了一滩滩泥糊糊。入眼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大喇喇翻开的皮肉，人命在此刻好像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件事，直到家属陆续闻讯赶来，隔着警戒线哭到昏厥一片，那些木然的眼神里才终于出现了一些波动的情绪。

这起案件当年审结得无声无息，最后判了两个带头斗殴的主犯，三五年也就放了出来。

入行八年，姬发早已经不是刚进警校时的那个愣头青。非黑即白的那一套在社会上行不通。没有人是空洞的工具，人人都为了一些什么而来，大部分是钱和权，也有名，或者一些爱。若是想要利用规则，就必须先融入规则本身。

谁都看得出背后有滩子黑水，从来没人能蹚过去，这一回却有人似真似假地抬了台抽水机来。

干？还是不干？

刑侦和经侦最近两个星期天天连轴转着加班，就是为了把这起旧案捋出个头绪来。十几号人挤挤挨挨地坐在小会议室里，一屋子壮汉把空调熏得四处乱喷冷气。

崇应彪十分难得的没有和姬发抬杠，摸了半天头发后非常没有水平地甩锅：「兄弟你看，不是我们不肯搭手，实在是没有证据，无处下手。」

姬发看一眼崇应彪的三七分背头回家就要做三晚噩梦。他飞快地合上笔记本电脑，诚恳道：「你不查哪来的证据？」

「放你妈的屁。」崇应彪一拍桌子，把油光水滑的脑袋凑到姬发眼前：「缉毒的死了还不够，非得拉着我们也下水？」

他看着一屋子的眼睛，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带着各种情绪看着他。

姬发一直承载着这样的情绪，从前他充满自信，但这一次他却从心底冒出一丝迟疑。不像警校里的课程，射击或者侦查，这是一门没有人打分更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就连导师都有可能站在你的对立面。

真正的孤独大概就是这种时候往外冒的，姬发自虐一般咀嚼着酸涩的感受，任凭来往的风呼啸着穿过心底那个填不满的空洞。

然后他胸口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了一下。

殷郊顶着一个戴帽子的伯恩山头像缓缓冒出泡泡——最近殷郊深度沉迷大型犬，每天要奔走三四个平台进行一个不同种类的摄入动作。

姬发咬着烟，觉得这事其实有点荒诞的可爱，决定暂时放下拿腊八蒜腌渍殷郊的想法。

戴帽子的伯恩山一笔一划的在屏幕那头写字，问姬发有没有空？警局对面的7-11收银台，给他放了换洗的衣服。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长相思。长相思。

银行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推来几条扣款信息，分别是滴滴打车，奈雪的茶，还有一串不明所以的英文字母。

姬发忍不住分神想了想，殷郊在干什么呢？

他小半个月没能回家。警局刚刚把那起械斗立了案，七年前的证据早已经湮灭得所剩无几，姬发不得不带着队里的人把卷宗到苦主都挖了一遍。考虑到当地家族关系复杂，在致命一击前姬发都不打算暴露调查目的，因此推进得也就格外艰难。

人仰马翻之际，尹局长带着一队红彤彤的海底捞走进办公室。以姬发为首的刑侦土鳖从来没见过这阵势，齐齐倒吸饿嗝，苏全孝乐颠颠地跑上来掏毛肚，一边掏一边感叹这真是好大的外卖袋，比局里的裹尸袋还要大。

姜文焕眼疾手快地夹了块小酥肉把他的嘴堵住，示意左右速速架走拖下去涮了。

领导从来有水平，此话乃是真理。姬发被劝解回家休息的时候颇有一种李云龙被旅长发配被服厂绣花之感，满眼割舍不下，满脑子证词乱转。最后还是姜政委亲自开车把姬发运送到家门口，与殷郊进行了一方根本摸不着头脑的交接仪式。

姬发直到迈进家门前一秒还在低头发消息，后脚踩进地毯范围就自觉地收起了手机，殷郊跟在他身后等着换拖鞋，姬发转头一看就忍不住笑了——殷郊把头发剪短了，大概是长久了不听话，如今一缕一缕打着卷儿翘起来。

他想，哦，原来殷郊下午去了那一串乱七八糟的英文理发店剪头。

又看了看，姬发觉得手艺意外的还不错，值得托付此头。

大概是真的忙昏了头，他心念一动，就伸手去摸那缕微微卷起的头发，殷郊竟然也站着没有闪躲。姬发反应过来有些尴尬，缩手却也已经来不及，只好就着动势轻轻捻了捻黑亮的发丝，找补道：

「有纸片。」

殷郊感觉自己的肩膀不受控地僵硬了一秒，在姬发靠近的瞬间。他看着这张脸，这张没有一丝一毫误差的脸，连眼中燃烧的都是同样的火焰。透过这簇火焰殷郊能望见更易的星辰，以此证实并非只有他在原地做了一枕幻梦。

为此他等待得实在太久了。

那是怎样的三千年呢？连在梦里姬发都未曾有一次转过身来。

时间会让万事万物都变形，而殷郊是如此恐惧，他不惧怕死亡，却怕所有人把他抛在原地。于是他常常独坐在天边的星台上，直到所有前尘都湮灭，他才终于等到一个机缘。

所幸姬发此时此刻就扎扎实实地站在他眼前，甚至一转身就往外冒番茄锅味。

暖融融的番茄锅就地坐下，随手翻了翻他往茶几上堆的书：「最近老闻有找你吗？」

大概是觉得语气询问的意味太过，姬发又找补道：「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家无聊的话，不如去学点东西玩玩吧。我看——」

姬发本想说我看我同事的闺女一三五花滑，二四六马术，周日少儿编程，转念一想殷郊从小受王家教育长大，被鸡得只会更狠，时至三千多岁还要被抓去上兴趣班，简直闻者落泪。

殷郊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说话，即便他突兀地转了两次话头。空气中翻滚着平凡的香气，一碰就弥散开来。姬发喜欢这香气，像是夏夜推开家门呼吸到的第一口热风，轻易撞了自己满腔满怀。

姬发察觉到这不同寻常的气氛，有些太亲密了。他想，殷郊与其他人也这样相处吗？他的眼睛也会认真地注视其他人吗？

这个疑问一直持续到他的梦里，作为一个高质量睡眠的拥有者，姬发从来很少做梦。但自从殷郊来到他身边，这些年缺失的梦好像一夜一夜要补上似的涌进来。

梦里他似乎是死了。在一阵寂静过后，四周的风沙逐渐显露出血色来，在隆隆滚动的雷电将要现世清算一切的时候，他看见有人将连天的红纱撕开一条口子，然后顶着撕裂神魂的罡风一步一步走向自己。

姬发急切地想要看清那个人的面目，却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只看见那人的衣衫在风沙里沁出一道又一道暗色的痕迹，他的脚步很乱，血珠落在地上就更像一张巨大的网。姬发越是焦急，意识便越是模糊，只留下连永远铭记都无法做到的不甘。

他就在此刻被一道光刺亮双眼，从无边的混沌中唤醒过来。

殷郊站在他的房间门口，一手还按在开关上，满脸担忧地问：「怎么了？」

姬发抹了把眼睛，这才发觉自己竟然流了满脸的汗……和眼泪。他想说，没，没什么，嗓子却哑得发不出声音来。

殷郊摸了摸他的额头，皱眉道：「是发烧了。」

「……可能最近太累了。」

这句辩白有点无力，殷郊没有理会，转而去浴室。姬发听见里面哗啦啦放水的声音，有点心虚地打开衣柜换了身干净睡衣，赶在殷郊回来之前清清爽爽地躺回床上，双手交叠呈现安详状。

冰凉的触感拂去了最后一点燥意，姬发忍不住睁眼，在云里雾里昏暗的床头灯里看殷郊换毛巾。有一滴水珠成了漏网之鱼，一路顺着他手臂的线条流了下去，最后随着殷郊轻轻一晃「啪嗒」摔在了地上，碎了。

姬发舔了舔嘴唇：「我想喝水。」

殷郊匆匆离开又归来，软木拖鞋在地板上踩出规律的脚步声，姬发闭上眼睛数数，一步，两步，砰，殷郊脑袋磕在门框上了。

「疼不疼？」姬发往里挪了挪窝，给殷郊腾出半张床的空间来，「过来，我给你看看。」

殷郊躺进另一个人的体温里，任姬发用发烫的手心给他揉额头：「哎呦，肿了。」

于是另一条换洗的毛巾就带着凉意顶在了他的头上，殷郊闭上眼睛，在黑暗里捕捉到另一个人缓慢的呼吸。这间小小的卧室此刻令他感到无与伦比的安全，姬发顶着毛巾的脑袋也轻轻靠过来，暖烘烘的。

殷郊终于睡着了。

Chapter 7

Chapter Summary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

姬发喜欢被阳光唤醒的感觉。没有闹钟、没有口哨、没有装修，一切像殷郊的呼吸一样，细细地贴合上他耳边的绒毛。

警队操练出来的人一个个比牲口还皮实，除了浑身上下的酸痛已经没有残留下其他症状，姬发小心的从床上翻下去，他自认动静已经足够轻，落地的时候却仍撞上殷郊睡意未褪的眼睛。

「醒了？」

殷郊没有说话，拉了拉被子又闭上眼睛，躺进暖洋洋的早晨里。这「生活」的实感令他转着圈落回地上，每到饭点就被油烟的味道簇拥着，人的目光是冷的或暖的，而他伸手就能将姬发扯到自己的身边来。

「额头还疼吗？」姬发自然地伸手去摸对方昨天撞伤的脑袋，拨开碎发又皱了眉，「青的。」

「你不上班吗？」殷郊没有躲他的手，却岔开了话题，「最近不是有很多事要忙。」

「嗯，」他看着那张与姜邑同出一辙的脸，暂时忘去的烦恼又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最近……是碰到一件棘手的案子。」

姬发不自在地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停在门口：「中午去外边吃饭吧？下午一起去买枕头。」

「吃什么？」殷郊扯下蒙在脸上的被子，又想起来问一句：「买什么枕头？」

「睡了这么久的沙发你不难受吗？还是进卧室睡吧。」

被调侃过几次之后姬发也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在人生的前二十七年里他对自己的性取向没有产生过疑问，在野外训练的时候大家脱光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偏偏面对殷郊的时候，他莫名就要格外拘谨些。

人脑的机制就是这样，想要忽略的事情会千百倍放大，想要屏蔽的信号会无限清晰起来。姬发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元突触互照给子雷达的时候都用的是京东至尊达。

此时此刻他们分坐在炭火两侧，被热气熏得通红。殷郊很擅长烤肉，并且看起来乐在其中，店员几次提着剪刀假装路过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只好略显失落地走了。

「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姬发问。

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对方的生活，明明同处一个空间，殷郊却总是令他感到……面目模糊。

「喜欢？说不上喜欢，」殷郊听到这个词之后眼睛一眨，在滋滋冒烟的牛肉香味下轻轻笑

了，答非所问道，「我的时间太多了。」

「看电视？看狗狗？都不喜欢吗？」姬发难得表露了些急切，「总有什么想做的事吧。」

殷郊看出他的焦虑，给他夹了一筷子牛五花，码放在高高的肉山上，过了半天才道：「神仙是没有欲望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世人做不到的事情都能轻易做到，权力、名声、金钱，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唯一的遗憾是，」殷郊合上手掌，再展开的时候手心里又出现了那枚木质的鱼符，「发生过的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你想挽回的是什么呢？

姬发打量着他手心里那条小鱼，相比上次看到的样子，木头的纹理更深了，似乎随时就要干枯开裂。他想问，却最终没能说出口。

自从姜邑这个名字出现之后，他就不自觉地动摇，怕殷郊就是姜邑，又怕殷郊不是姜邑。而当殷郊将那枚鱼符再次小心翼翼地捧到他面前，姬发竟从中读出了一丝孤悬的寂寞。

也许他真的已经等待了三千年。

「怎么样才可以帮你？」姬发去握他的手。

这是姬发第一次触碰到殷郊视若珍宝的鱼符，他也并没有躲，只是反问：「你有什么感觉？」

姬发下意识地想，幸好你的手是暖的。但他知情识趣的没有乱说话，只是摇头。

殷郊于是抽回手，姬发清晰地看见只是顷刻之间，鱼符的背上就出现了第一道裂纹。

「这是你的东西，但还不到你能取回去的时候。」殷郊说，「你会想起来的。」

你会想起来的。这一句话他像是说给自己听，说完了又觉得自己自私，垂下眼睛不愿与姬发对视。昨晚姬发摸他脑袋的那一刻，他几乎就要放弃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所有人都改换了身份面容，只有他还日日夜夜无法忘却。

有时候殷郊会觉得这是一个诅咒，但年岁太过消磨，已经让他忘记了恨，也几乎忘记了爱。低下头看自己的时候，只能看见胸口一个巨大的空洞。

——甚至连死去也是赦免。

姬发会想起来吗？殷郊曾经这么相信着，那几乎是他三千年里唯一的念想。

武王翦商后太岁星君曾在镐京长住，镐京不似朝歌宫室华美，却有前朝太子的寝殿。姬发在这里从来不穿周王的服饰，这是世间最后一块清净地，故友仍是故友，爱人仍是爱人，他祈求玄鸟能够为他停留。

但先离开的不是殷郊。

姬发离世时只有二十七岁，面目分明还是他们初识时的样子，从眉峰到唇角无一处不英俊，臂膀仍旧有力，能拉开十二石的铁弓。而此刻他躺在殷郊怀里，已是强弩之末。

见完了姬旦和姬诵，他终于能够获得一些喘息。在前朝太子的寝殿里，风把帘角轻轻掀起了，显得这一刻漫长又安静，殷郊握着他的手，那手比他的还要凉。

「殷郊，殷郊。」姬发感到愧疚，他竟要抛下他的殿下独自离去了，一别之后，天地茫

茫，何处还是殷郊的归处呢？

「你不要怕。」殷郊抱他抱得更紧了，「你哥哥，现在是中天北极紫薇大帝，我的母亲做了太阴星，王叔鄂顺当了北斗星官……他们定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去处。」

「来世？」

「来世。」

来世，姬发还是姬发吗？他微笑，不愿打破两人之间最后一层默契，于是勉力抬手擦掉殷郊大颗大颗滚落的眼泪。

「我会来见你。」姬发从怀里掏出那只鱼符，十年前它挂在腰带上，随着自己跑过朝歌的陋巷暗室重重宫阙，急匆匆跑进太子的寝殿中，带起的风掀起薄纱的帘角。

于是他离去了。

太岁星君在后来的某年曾路过镐京，那时武王的王朝也已经远去，他在云头上往下望，曾经的宫阙早已掩藏在蓬草之中，一碰就化成了再也寻不见的漫天粉尘。

Chapter 8

Chapter Summary

有上界神仙，乘风来往，问我平安。

假期经不住挽留，殷郊抱着一个昨天买的巨大毛绒熊仍旧沉浸在梦中，姬发却已经被手表震醒了，身边的体温太熨帖，让他凭空生出几分舍不得。

借着窗纱透进来的晨光，姬发支着脑袋观赏殷郊平静的呼吸。他背对着姬发，宽大的领口从脖颈处下坠，露出分明的棘突与附着优美线条的宽肩，那是解剖意义上的、世俗意义上的、审美意义上的完美比例，是落在他心底不可抹去的痒意。

姬发凑上去，亲了亲殷郊微卷的发稍。

这个吻很虔诚，就如同信徒给太岁神温柔地拂去尘埃。姬发轻轻起床洗漱，收拾好东西上班。而等他刚刚关上门，殷郊的眼睛就炯炯有神地睁开了。

姬发也曾这样亲吻过他的发稍，在某一个他都快要忘记的早晨，一切都太相似，但他确信自己不会混淆这一刻。

翻过身，他给闻仲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找到新甲骨，在学术生涯中从来push无敌手的闻院长第一次遭逢战略性挫折，愤怒的让他自己去挖地。

殷郊最近在帮闻仲做一些甲骨文的破译工作。殷商在王室子弟的教育上坚决反对双减，于是他一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一边搞断代一边补充典籍背景，把其他不知真相的研究生卷得生不如死。闻仲心惊胆战地压着一叠学界大爆炸资料不敢示人，抠破脑袋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而作为回报，闻仲则许诺让殷郊以特约专家的身份参加丰镐一号大墓的发掘工作。

时间敲定之后，闻仲在电话那头用现代人的优越感高声质疑他：「殷郊，你有没有身份证啊？」

殷郊更高声的优越回击：「你土不土啊？现在都能用电子身份证了好吧？」

他的身份证甚至还是姬发亲自带着去刷的脸，趁着失踪人口落户好友家中的大时代东风，殷郊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和姬发相同地址的合法身份。他对这张薄薄的卡片爱不释手，像是一个什么确认存在的牵绊，让他在多年后又重新拾起了一些时间流逝的实感。姬发凑过脑袋来看他的证件照，居然意外的拍得很好，本就分明的轮廓在闪光灯下明暗更得宜，衬得眉骨下的一双眼睛从久远时便深情。

姬发得知殷郊要跟闻仲去西安出差后很快发了七八份旅游攻略过来。出于对彼此的尊重，他平时并不过问殷郊与闻仲具体在做什么，但殷郊能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就算是个研学项目也很好。他此刻心态无限趋近于溺爱的家长，十分愿意自掏腰包悄悄让闻仲给殷郊升舱。

隔天殷郊就在家收行李，衣服裤子书籍本子护肤品沉甸甸装了半个登机箱。姬发去浴室的柜子里翻了半天，终于翻到一小盒茉莉花味的发膜，耐心塞进角落之后叮嘱殷郊别用酒店里的洗发水，小心头发毛毛躁躁卷成泰迪。

殷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在姬发面前「嗯嗯嗯」的应了，转天又在视频电话的时候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卷毛出现在屏幕里，问姬发，那罐发膜被你塞到哪去了？

「在洗漱包底下，蓝色包装，」姬发早想到会有此一问，故而准备得非常周全，「西安好玩吗？」

殷郊眨眨眼：「我是来工作的。」

「好吧，」姬发低声说，「那工作好玩吗？」

殷郊往后躺，整个人瘫倒在酒店的大床上，一米八的标准宽度被他衬得很迷你。殷郊穿着防护服趴在平台上陪着闻仲的学生刷了一天的覆土，累得手都抬不起来，只好把手机架在枕头边上，侧着头和姬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直到困意彻底战胜了分享欲。

姜文焕加班到半夜下楼冲泡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刑侦著名铁汉姬发姬大队长戴着耳机对着手机十分耐心地听人说话，时不时还抛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反问句，营造出了充分且舒适的互动感。

姜文焕大惊，叼着塑料叉子七手八脚兵荒马乱地挤完料包，捂着耳朵蹲在热水壶下心生焦虑。

姬发摘下耳机，将椅子转过来朝向热水壶下的假蘑菇，下巴一抬，问：「干嘛呢？」

「哦，我活动一下，」姜文焕原地做了两个僵硬的波比跳，「你们这儿有进展了吗？」

「械斗？查到了两个混混背后的黑色身份，」姬发指了指桌面上堆积成山的卷宗，「两个村办企业争高速路承包，几个亿的大买卖。」

姜文焕敏锐地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背后是谁？」

「帝鑫。」

姜文焕与姬发对视一眼，确认他不是胡扯。帝鑫在本地堪称看板企业，每年都是市里的纳税龙头，从房地产到娱乐消费处处涉猎，势力盘根错节——只怕不是他们能查得透的。

但姬发没有动摇，他按着姜文焕手上的鲜虾鱼板面，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你敢不敢？」

金城武曾经说过泡面的最佳食用时间是三分钟，而手里的面条吸饱汤汁中的水分后正一步步走向腐烂，香气是瞬间的，温度是瞬间的，饱腹是瞬间的，走出时间便没人能证明，但在这个夜里确实有过一碗飘着油花的鲜虾鱼板面。

你知我知。

姜文焕松了松手腕，他说：「找双筷子来，分你一半。」

姬发做的整理非常详尽。帝鑫集团近些年的扩张速度有目共睹，但过手的事却格外干净，这一点放在一个规模如此的企业上本身就已经足够奇怪，反而是在械斗这个案子里漏出了马脚。两村在械斗之后，村办企业被帝鑫收购重组，随后大手笔的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养老院幼儿园。姬发到实地走访，发现本应不共戴天的两边竟然齐齐说起帝鑫的好话来。

「你怀疑帝鑫自导自演？」姜文焕提出，又很快否定，「以他们的能力，根本没有必要大费周折。」

「是驯服，」姬发比了一个攥住缰绳的手势，「你知道帝鑫真正的老板是谁吗？我猜他是驯马的好手。」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